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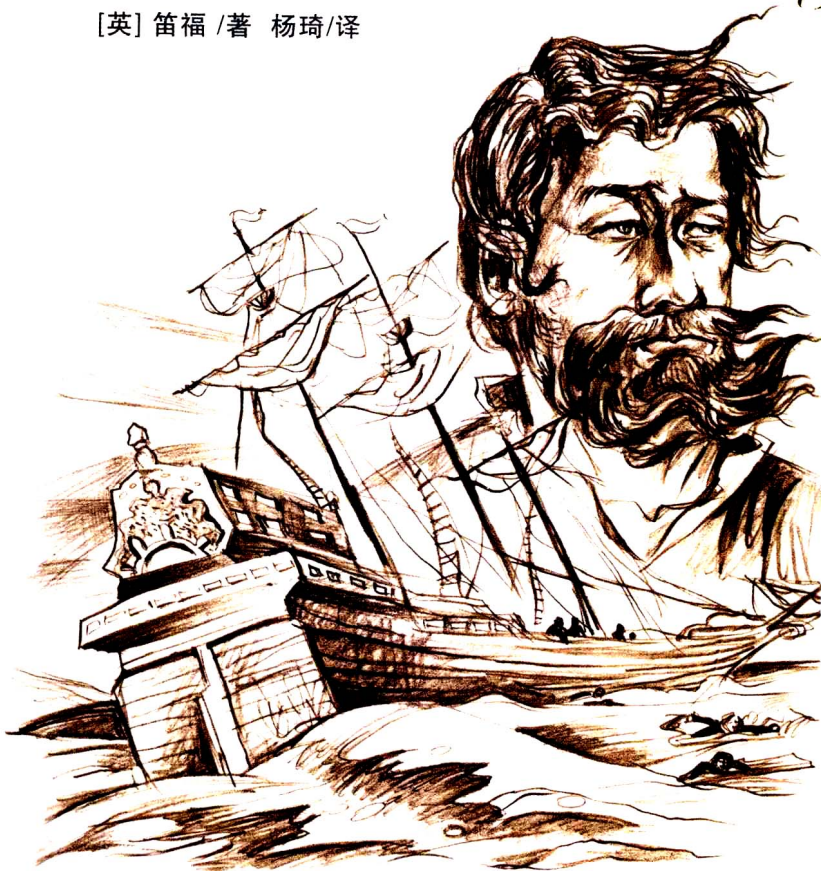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鲁滨孙漂流记

Lu Bin Sun Piao Liu Ji

[英] 笛福 / 著 杨琦 / 译



*The reading of good books is like a
inner conversation with the finest men of
past centuries.*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Lu Bin Sun Piao Liu Ji

鲁滨孙漂流记



[英]笛福著 杨琦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滨孙漂流记 / (英)笛福(Defoe, D.)著; 杨琦译.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1
ISBN 7-207-07179-5

I. 鲁... II. ①笛... ②杨... III. 长篇小说 - 英国
- 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129656 号

策 划: 钟 雷
责任编辑: 王 爽

主 编: 崔钟雷
副主编: 王丽萍 杨 琦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鲁滨孙漂流记

[英]笛福(Defoe, D.)著 杨琦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150008)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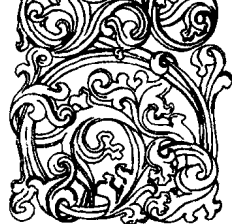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88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7-07179-5/I·963

定价: 9.00 元



Lu Bin Sun Piao Liu Ji

鲁滨孙漂流记

前言

笛福，全名丹尼尔·笛福，18 世纪英国著名文学家，他出生在伦敦一个杂货商人的家庭。一生经历坎坷，参加过军，做过商人，并曾因为政治原因而两次入狱。1702 年获得保释后，笛福正式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他一生著作非常丰富，内容包含政治、哲学、宗教、科学等许多方面。笛福在 1719 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鲁滨孙漂流记》，轰动了整个英国文坛。他的另外两部影响力深远的著作分别为《伦敦大瘟疫亲历记》和《摩尔·弗兰德斯》。1731 年，71 岁的他在贫困中逝世。

《鲁滨孙漂流记》讲述了一位冒险家神奇的航海经历。年轻的主人公鲁滨孙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他不满足于殷实、安稳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自小便渴望航海，想去海外打拼一番。终于他告别家人，开始了自己不平凡的航海生涯。第一次航行鲁滨孙就遇到风浪，船只沉没，他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保住了性命，但仍然没有磨灭他遨游世界的远大志向。第二次鲁滨孙出海到

非洲，又遭不幸。他被异族人俘虏成为了奴隶。后来他偷窃了主人的小船才得以逃出那里。他辗转来到巴西并在那里买下了一个庄园。过了几年安逸的生活后，鲁滨孙又再次出海，这一次他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磨难。

鲁滨孙的船在途中遇到风暴，船上所有人全部遇难，仅鲁滨孙一人活了下来，只身漂流到一个孤岛上。他以顽强的毅力和过人的智慧活了下来，在岛上开始了他与世隔绝的野人生活。他盖房子、养牲畜、拓荒地种小麦，并与野兽斗争。

在岛上独自生活了 24 年后，鲁滨孙结识了土人“星期五”。此后，聪明的“星期五”成了鲁滨孙忠实的朋友。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顽强的生存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不久一艘英国船来到孤岛附近，鲁滨孙帮助船长制服了叛乱的水手，并搭船长的船返回故土。此时的鲁滨孙已离家 35 年了。

笛福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经典冒险家的形象，鲁滨孙身上拥有野心家的特有气质：他拥有坚强的意志、灵活的头脑、坚定的信仰和始终如一的冒险追求。

本书语言通俗优美，图文并茂，故事情节离奇，引人入胜。读者沉浸其中犹如开始了一段惊险的探险之旅，在鲁滨孙的世界中充分感受海洋航行生活的刺激与美妙，同时也能感受到主人公顽强不息的精神和很强的生存能力。这是一本让人百读不厌的历险类传记，是青少年读物的最佳选择。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难免有纰漏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斧正。

目录



Lu Bin Sun Piao Liu Ji

鲁滨孙漂流记

第 1 章	1
第 2 章	18
第 3 章	31
第 4 章	50
第 5 章	70
第 6 章	86
第 7 章	103
第 8 章	127
第 9 章	160
第 10 章	188

————— ◆ *Content* ◆ —————

第1章

1632年，我出生在马克市的一个上流社会家庭，父亲原籍德国，后移居英国的赫尔市，经商发家后就不再做生意了，他搬到约克市定居，并在那儿娶了我的母亲。母亲娘家姓鲁滨孙，所以给我取名叫鲁滨孙·克罗伊茨内。因为英国人一读“克罗伊茨内”这个德国姓，总要改变读音，他们把我们叫成了“克罗索”，我们也只好这么叫，这么写了。因而，朋友们也都叫我克罗索。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是驻佛兰德的英国步兵团的一名中校，但他在敦刻尔克阵亡了，那是一场与西班牙人的战争。对二哥的情况我知之甚少，像父母对我后来的情况一无所知一样。

家里我最小，我从小爱幻想，梦想着去远游。父亲给了我受教育的机会，他一心一意地让我学法律，可我对法律不感兴趣，一心只想航海。

父亲曾多次开导我，给我一些有益的忠告。那天，他痛风病发作了，把我叫进他的卧室，问我为什么想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并分析说，我所属的社会地位是最幸福的，既不像上层人物那样骄奢，也不像下层人物那样劳苦，自己又不是身无分文，也不想暴富。有理智的人也一再证明，中间阶层的人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圣经》中的智者也曾祈祷：“使我既不贫穷，也不富裕。”父亲提醒我用心观察，灾难多发生在上层和下层社会的人身上，只有中间阶层灾祸最少。中间阶层的生活，不会像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那样盛衰荣辱转瞬即变；而且，中间地位的人亦不会像阔佬那样成天花天酒地弄得疾病缠身；也不会像穷人那样为吃穿终日操劳而搞得精疲力竭。只有处在中间地位的人才有可能过着安逸、幸福的生活。中等人常年过着安逸的生活，因而他们才可以平

静地度过一生，深刻地感受人生的甜美，没有任何艰难困苦。父亲感到很幸福，随着时光的流逝，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幸福。

父亲劝我别耍小孩子气，别自讨苦吃，他会安排好我的生活，让我安心留在家里，不要去远游。

我终于被父亲感动了，我并不是没有感情，我决定放弃航海，安心在家。可是几天后，我竟然忘记了曾下定的决心。我躲着父亲，去找母亲，让她劝父亲允许我出航一次，假如事后我再不喜欢航海，我会加倍弥补我失去的时间。

母亲生气了，她知道父亲是不允许我去的，父亲的忠告没起作用，母亲为此十分担心。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都不会同意我出洋远航，所以我如果遭遇不幸，与他们无关，更不会与他们纠缠不清。

虽然母亲当面答应我不向父亲提及此事，但最后还是将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很伤心，伤心我把自己从最幸福的人变成最不幸的人。因而，无论如何，他都不同意我去航海。

时隔一年，我终于离家出走了。在这一年里，家里人多次劝说，但我就是顽固不化，说什么都听不进去，反而老是与父母亲纠缠，求他们不要阻挠我的心愿。一天，我偶然来到赫尔市，那时我并没想出走。我遇到一个旧友，他告诉我他将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并劝我与他们一起去。他说我不必付船费。这样，我就登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船。这是1651年9月1日。我不知道这是否是良辰吉日。但我坚信，没有谁会像我这样一出门就倒霉，我们的船刚驶出恒比尔河就刮起了大风，风大浪高惊心动魄。我这是第一次出海，晕船反应很厉害，心里又害怕。我开始后悔了，我这个不孝之子，背弃父母，不尽天职，我应该受到惩罚。

我想起了父母的忠告，父亲的眼泪，母亲的祈求，我突然间良心发现，谴责起自己来：我应该听别人的忠告，坚守对上帝和父亲的天职。

我从未见过海上风暴，但比起我以后多次见到过的咆哮的大海，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就是与我过几天后见到的情景，也不能相比。可那时，对我这个对航海一无所知的人来说，是够胆战心惊了。

每当我们的船跌入旋涡时，我就想我们定会葬身海底。我惊恐至极，并发誓，只要上帝留我一命，我立刻回到父亲身边放弃航海。我一定听父亲的话，再也不自找麻烦。那时，我翻然醒悟，父亲关于中间阶层生活的观点，简直一点不差。比如我父亲，他一生平安舒适，既没有遇到过海上的狂风恶浪，也没有遭到过陆上的艰难困苦。我决心，回到家里，回到我父亲的身边。

这样的思想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暴风雨过去后，海面平静了，我对海上生活慢慢地习惯了。但我仍是愁眉苦脸，再加上晕船，更是无精打采。傍晚，天气晴了，风也停了，黄昏景色美极了。那晚到第二天一直是风和日丽。那时，阳光照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令人心旷神怡。那样的美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第二天也没再晕船，因此精神也为一振。望着前天还肆虐咆哮的大海，竟变得这般柔和，真是不可思议。那位怂恿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下定决心不再航海，就过来看我。“喂，鲍勃，”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那天晚上吹起一阵微风，把你吓坏了吧？”“你竟然说那是微风？”我说，“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风暴？你这傻瓜，”他回答说，“那算什么风暴！只要船稳固，海面宽阔，像这样的风根本不算什么。当然，你第一次出海，难怪你害怕。鲍勃，来吧，我们喝点酒，忘掉那场风暴，你看，天气多好啊！”而我也不想再提及这段伤心事。

我们调制了甜酒，我尽情喝酒胡闹，忘记了恐慌时的忏悔、反省和决心。总之，风暴一过，大海又静如止水，我的胡思乱想也随之一扫而光，被大海吞没的恐惧也消失殆尽，我又开始热衷航海，把在危难中下的决心和发的誓言一概抛之脑后。

我发现,虽然有时我也会想起那些忏悔与反省,但我却竭力想摆脱它们,努力使自己振作起来。因此,我和水手们一起喝酒闹。就这样很快,我就控制了自己的冲动,并将它强压下去。几天之后我便战胜了自己,不再受良心的谴责。为此,我必定会遭受新的灾难。上帝见我不思悔改,决定严厉地惩罚我。我自己没有把平安渡过第一次灾难看做是上帝对我的拯救,下一次定会大祸临头。那时,恐怕连船上那些胆大包天的水手,也都要害怕,都要求饶。

出海第六天,船行驶到雅茅斯港口。因为逆风行驶船没走多少路,我们在海中停泊处抛锚。从西南刮来的风吹了七八天,其间,许多从纽卡斯尔来的船只也都到这一开放港口停泊,因为这儿是海上来往必经的港口,船只都在这儿停泊等候风向转变,一旦转为顺风,船只则乘风驶入耶尔河。

我们不该在此停泊太久,应该趁着潮水驶入河口。但风太大了,可停了四五天之后,风势更猛了。这块港口是公认的良港,我们的锚十分牢固,船上的锚索、辘轳、缆篷等设备也都十分结实,因此水手们根本不把大风放在眼里,生活照旧。第八天早晨,风势猛然增强。全体船员都动员起来,大家落下了中帆,安顿好船上的所有东西,使船能抵御狂风安然停泊。中午时分,大海卷起了狂澜。我们的船头多次钻入水中,水灌进了船舱。有几次,我们以为船脱了锚,船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这样,我们在船头下了两个锚,放下了全部锚索。

这时,风暴来势更加凶猛,我发现,水手们也开始惊恐起来。船长小心谨慎,力图保护自己的船,所以他一直在低声祈祷:“上帝啊,可怜我们吧!我们都活不了啦!我们都要完蛋了!”

在最初一阵纷乱中,我不知该怎么办,但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忏悔,而是冷静地面对着这一切。我走出舱房向外一看,眼前是我从未见过的凄凉。海面波涛汹涌,不时地向我们扑来。周围的



境况更是悲惨。我发现，原来停泊在附近的两艘船，因为是重载，船侧的桅杆都被砍掉了。

突然，我们船上的人惊呼起来，附近一艘船沉了。另外两艘船被狂风吹得脱了锚，只得冒险离开锚地驶向大海，船上已经没有一根桅杆了。

傍晚，大副和水手在征得船长同意后把前桅和主桅都砍了，船上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甲板了，而这是船长极不情愿的。

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我只是一个初次航海的小青年，小风浪都感到害怕，何况这样的大风暴呢！

风暴越刮越猛，水手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生平遇到过的最可怕的风暴。我们的船虽然坚固，但因载货太重，吃水很深，一直在水中剧烈地摇摆颠簸。水手们不时地喊叫着船要“founder”（沉没）了。当时我不知道“founder”是什么意思，这对于我倒也是件好事。后来别人才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

这时风浪更加凶猛了，我看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现象：船长、水手长，以及一些有头脑的人都在不断地祈祷，他们也感到船有沉没的危险。半夜时分，有一位到船舱底下去检查的人，忽然跑上来喊道：“船底漏水了！”接着又有一个水手跑上来说，底舱里已有四英尺深的水。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我听到后，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有人喊我去抽水，我强打起精神，卖力地干起来。当时，听到船长的求救枪声，而我以为船破了，被吓得晕倒在抽水机旁。

这种时候，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生命，哪里还会有人来管我死活，也没有人会看一下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有人过来接替我抽水，他以为我死了，过来后一脚踢开我，就不再管我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苏醒过来。

我们不断地抽水，但底舱里的水越来越多。船肯定会沉了。这时，风小了，但船仍然不能驶进港湾。船长不停地鸣枪求救。还好，

有一艘船从我们面前驶过来，他们冒险来救我们

小艇艰难地靠近我们，但我们无法下到小艇上去，他们也很难靠过来。最后，小艇上的人拼命划桨，我们从船尾抛下一个带有浮筒的绳子，尽量放长绳子。小艇上的人终于抓住了绳子。我们将小艇拖近船尾，船员们下到小艇上。我们已无法上船了，无奈，只好随波漂流，但大家还是齐心协力向岸边划去。

风浪中的小艇慢慢划向北方岸边，终于靠近了温特顿岬角。

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我看到我们的船沉下去了。这时，我才懂得“founder”是怎么回事。说实在话，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正在下沉时，我几乎不敢抬头看一眼。从下小艇那一刻起，我已心如死灰。一来是受风暴惊吓，二来想到此行凶吉未卜，内心万分恐惧。

虽身处险境，但我们都在努力。当小艇被冲上浪尖时，我们已能看见海岸了，并看到岸上有许多人在奔跑，我想他们是在设法救助我们。小艇艰难地上了岸，到了雅茅斯。我们受到了当地官员、富商和船主们的热情款待——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住宿，还为我们筹足了旅费。

当时，我如果还有头脑，就应回到赫尔，回到家里。那样我一定会非常幸福。我父亲也会像耶稣讲道中所说的那个寓言中的父亲一样，杀肥牛迎接我这回头的浪子。在我搭乘的那条船已沉没的消息传出后，过了很久家里人才知道我还活着。

劝我上船的那位朋友，现在胆子反而比我还小。当时，我们在雅茅斯市被安置在几个地方住宿，两三天之后我们才得以见面。这是我们上岸后第一次见面。交谈中我发现他的口气变了。他精神有些沮丧，但还是询问了我的情况，并把我介绍给他父亲，他对父亲说我只是尝试着航海，以后想出洋远游。

听了他的介绍，他父亲严肃而关切地对我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航海了。这次灾难就是你不能当水手的预兆。”“怎么啦，先生？”我问，“难道你也不再航海了吗？”“我们俩不同，”他说，“航

海是我的职业，因此也是我的职责。”

“你这次尝试出海，老天爷已经让你看到你的前景了，你若再一意孤行，不会有好结果。我们这次大难临头，也许正是你带给我们的，就像约拿在他的船上一样。”船长接着说，“请问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还要坐我们的船出海？”于是，我向他简略地谈了自己的身世。听了我的话，他没缘由地发了火。他说：“我作了什么孽，竟会让你这个灾星上船。以后我绝不再和你坐同一条船，给我一千镑我也不干！”

我觉得，这是因为沉船带来的损失使他心烦意乱，他要在我身上发泄一下。其实，他根本没有权利对我大发脾气。事后他又认真地与我谈了一番，劝我回到父亲身边，不要违背天意。“年轻人，”他说，“相信我的话，你若不回家，不论你走到哪里，你都要受苦受难。到那时，你父亲的话就会在你身上应验了。”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与他分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我凭着口袋里的钱，从陆路去了伦敦，其间总在思考，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是回家呢，还是去航海？

羞耻之心使我放弃回家这个念头。我担心街坊会讥笑我，而我也羞于见亲友。

几天之后我仍旧十分矛盾，不知如何是好。但一想到回家，厌恶感便油然而生。日子久了，对灾难的记忆逐渐淡忘，归家念头更是日趋淡薄，最后竟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心中又燃起了对航海生活的渴望。

不久以后，我踏上了一艘驶往非洲海岸的船。用水手们的俗话说，是到几内亚去！

在以往的冒险生涯中，我从未当过水手。这是我的不幸，其实，我本应勤快一些，学会做一些普通水手们做的工作。到时候，肯定是会有用。但我没有那样做，而是衣着体面腰包鼓鼓，像个绅士。我不参与船上的任何事务，也从不学着去做什么。

命中注定我会交好运。在伦敦我认识了一位船长。他曾到过几内亚沿岸，在那儿，他做了一笔不错的买卖，所以决定再走一趟。他对我很感兴趣，他听我说要出去见见世面，就对我说，假如我愿意和他一起去，可以免费搭他的船，只当是结个伴，还可以和他一起用餐。如果我想做点生意，他还会告诉我带什么东西最能赚钱。

就这样我和船长成了莫逆之交，还用他的船做了点生意，赚了钱。

这位船长是个正直无私的人。我听他的话，带了一批玩具和其他小玩意儿，大约值四十英镑。

这次航行中我向船长学会了一些航海知识——记航海日志、观测天文。总而言之，这次航行让我受益匪浅，既成了商人又成了水手。回来时，我带回了五磅零九盎司金沙，大约卖了三百英镑，赚了不少钱。这件事使我踌躇满志，却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但是，这次航行也使我遭到了不幸。因为我们做生意都是在非洲西海岸，从北纬十五度一直南下至赤道附近，天气炎热，热病使我一直发高烧，说胡话。

船长回伦敦不久就去世了，我的二百英镑寄存在他夫人那里，她待我也公正无私。原来的大副做了船长。这是一次最糟糕的航行，在这次航行中我屡遭不幸。第一件不幸的事情是：我们的船向加那利群岛驶去，一天拂晓，突然有一艘海盗船，从我们后面追了上来，我们的船也张满了帆试图逃跑，但海盗船比我们快，逐渐逼近了我们，情况危急，我们准备战斗，船上的十二门炮等待着海盗的十八门炮。下午三点，他们赶上了我们。

他们原想攻击我们的船尾，结果却横冲到我们的后舷。我们把八门炮搬到了这一边，一齐向他们开火。猛烈的炮火逼得海盗们一边向我们开火一边后退，他们船上二百来人一齐用枪向我们射击。我们隐蔽得非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海盗船准备再次对

我们发动攻击，我们也全力备战。这一次他们从后舷的另一侧靠上我们的船，并有几十个人跳上了甲板。强盗们一上船就滥砍滥杀，还砍断了桅索等船具。我们用枪、短柄矛和炸药包等各种武器奋力抵抗，再次击退他们。最后，我们的船失去了战斗力，三个人死了，八个人受伤，没办法我们只得投降。我们被送到摩尔人的一个港口——萨累。

其他人都被送到皇帝的宫里去，远离了海岸。而我被当成战利品，留给海盗船长做奴隶。我的境况发生了突变，我由一个商人变成了奴隶，这使我痛不欲生。这时，我不禁回忆起我父亲的预言，他说过我一定会受苦受难，并会求救无门。现在，父亲的话全都变成了现实。

我每天都在想办法逃走，可就是想不出好办法。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根本跑不了。没有人与我合作，也没有人为我出主意。我孤身一人形单影只，周围没有其他奴隶，也没有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或苏格兰人。这样过了整整两年。两年的时间我都没能实施我的计划。

两年之后，我又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这一次，我的主人在家里待了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坐一只舢舨去港口外的开放港口捕鱼，每星期至少一两次，如果天气好，去的次数更多一些。那只舢舨是他大船上的一只小艇。每次出港捕鱼，他总让我和一个摩尔小孩替他摇船。我们两个人颇能得到他的欢心，而我也很擅长捕鱼，因此，有时他就只叫我与他的一个摩尔族亲戚和那个摩尔小孩一起去替他打鱼来吃。那个摩尔小孩名叫马列司科。

一天，天气晴朗，海面风平浪静，我们出海去打鱼。

忽然，海上升起浓雾。我们只划出一海里多点就看不见海岸了。当时，我们已辨不清东南西北了，只是拼命划船。划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清晨才发现划错了。我们划向了外海，离岸至少约六海里。最后，我们终于平安抵岸。

这次意外给主人提了个醒,他决定以后得小心从事,出海捕鱼时带上指南针和一些食品。在他夺取的我们那艘英国船上,有一只长舢舨。他命令他船上的木匠在后舢舨上做一个像帆船那样的小舱。舱后留了些空间,可以容一个人站在那里掌舵和拉下帆索,舱前也有一块地方,可容一两个人站在那里升帆或降帆。长舢舨上使用三角帆,帆杆横垂在舱顶上。船舱矮小而舒适,可容两三个人睡觉并摆下一张饭桌,桌子里做了一些抽屉,里面放上几瓶他爱喝的酒和饮料,还有他爱吃的面包、大米以及咖啡之类的食物。

从此我们就经常坐这只长舢舨出海捕鱼。因为我的捕鱼技术高超,所以每次都缺不了我。有一次,他与当地两三位颇有身份的摩尔人约好要坐我们的长舢舨出海游玩捕鱼。头天晚上,他预备了很多款待客人的酒菜食品。他还吩咐我从他的大船上取下三支短枪放到舢舨上,把火药和子弹准备好。看来除了打鱼外,他们还想打鸟。

按照主人的吩咐我准备好了一切。第二天早晨我就在舢舨上专候贵客的光临。不料,却只有主人一个人走来了。

主人对我说,客人临时有事,这次不去了,下次再去,但他们要来吃晚饭,所以要我跟那两个摩尔人去打点鱼来,多做点晚饭的菜。他还特地吩咐,打到鱼就立即送到他家里。我确实准备照他的吩咐去做。

突然,一丝争取自由的希望在我心里萌发。主人一走,我就着手准备起来,当然不是准备去捕鱼,而是准备远航。我没有想好去哪里,但重要的是离开这里。

我借口对那个摩尔人说,我们不应当吃主人的面包,得自己准备点吃的东西。他听从我的话,就拿来了一大筐当地甜饼干,又弄了三罐子淡水,一起搬到舢舨上。我知道主人装酒的箱子放在哪里,看那箱子的样式,显然是从英国人手里夺来的战利品。我趁

那摩尔人上岸去的时候，就把那箱酒搬上舢舨，放到一个适当的地方，看上去就像一直放在那儿似的。同时我又搬了 60 多磅蜜蜡放到船上，还顺便拿了一小包粗线，一把斧头，一把锯子和一只锤子。这些东西对我都非常有用，尤其是可以用来做蜡烛的蜜蜡。我又想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莫利，”我说，“我们主人的枪在船上，你去搞点火药和鸟枪弹来，我可以打到水鸟。我知道主人的火药放在大船上。”“对，”他说，“我去拿些来。”果然，他拿来一大皮袋约有一磅半重火药，可能还要多些。另外，他又拿来了一大皮袋鸟枪弹和一些子弹，也有五六磅重。他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到舢舨上。

我也找到一些主人放在大船上的火药。我从箱子里找出一只大酒瓶，里面的酒所剩无几。我把酒倒入另一只瓶中，在空瓶中装满火药。一切准备停当，我们便出港去捕鱼了。我们出港不到一海里就下了帆开始捕鱼。倒霉的是突然刮起了与我希望相反的东北风。假如刮南风，我就有把握把船驶到西班牙海岸，至少也可以划到西班牙西南部的加第斯海湾。但我决心不管怎样都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其余一切，只好听天由命了。

开始钓鱼时没有什么收获。即使有上钩的鱼，我也不能钓上来，免得让那摩尔人看见。我假装失望地对摩尔人说我们得走远一点才能钓到鱼。

他同意了。他把帆张了起来，我在船尾掌舵。我们把船驶出了约三海里，然后停下船，像是准备捕鱼似的。我把舵交给摩尔小孩，自己向船头摩尔人站的地方走去。我弯下腰，装作在他身后找什么东西似的，趁他不注意，一下子把他撞到海中。这个摩尔人是个游泳高手，一下子就浮出海面。他向我呼救，求我让他上船，并说他愿追随我走遍天涯海角。他在水里像鱼一样，游得极快，而这时风不大，小船行驶速度很慢，他很快就会赶上来。我跑进船舱，拿起一支鸟枪。我把枪对准了摩尔人，对他说如果他不上来就不